

威凤狂龙

上官云飞著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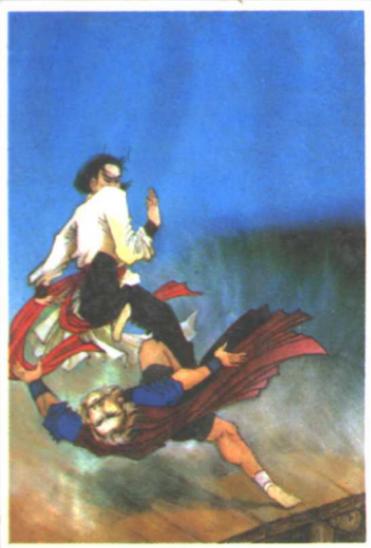


威凤狂龙

上古云氏著

下





责任编辑：兰小宁
封面设计：大 侠

ISBN 7-80505-648-x
I · 590 定价：11.00 元
(全两册)



上官云飞 著

威 凤 狂 龙 上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上官云飞 著

威

凤

狂

龙

下



0436272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威凤狂龙
上官云飞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23.625印张 507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11.00元

ISBN 7-80505-648-x/I · 590
（全两册）

内容简介

古镇忽来怪客，武当拳师丧生。幼徒王人杰不见容于师门，投青城耆老玄真道长门下、艺成行侠江湖，与峨眉派高足龙剑虹并称“西川双剑”，偶识侠女廖九妹，暗生情愫。

不料与仇人狭路相逢，毒掌加身，往僻地寻处埋骨，却练成绝世神功。毗卢寺前，峨眉山中，得展平生所学；太行峰顶，剑门石壁，显露超卓武功。铁罗汉深宵除霸，玉观音妙手诛魔。总督衙内龙争虎斗，吓退大内高手；社稷坛上斩将过关，扬我中华国威！

为保群雄脱困，女杰挺身而出，含笑捐躯。大仇终于得报，剑客痛失爱侣，避世为僧。

本书情节曲折委婉，神功妙技，儿女柔情，令人不忍释卷。

目 录

第一 章	小镇来怪客	(1)
第二 章	禁宫屠龙	(18)
第三 章	江湖行	(31)
第四 章	夜闯景福院	(47)
第五 章	铁罗汉	(67)
第六 章	深宵除霸	(83)
第七 章	剑荡双魔	(98)
第八 章	千手玉观音	(117)
第九 章	红颜劫	(134)
第十 章	奸谋	(152)
第十一 章	劫狱	(171)
第十二 章	狭路遇魔头	(190)
第十三 章	罗汉神功	(208)
第十四 章	麟角刀	(229)
第十五 章	草莽英雄	(247)
第十六 章	京师第一高手	(267)

第十七章	云中燕.....	(286)
第十八章	古庙争锋.....	(306)
第十九章	太行绝顶腾剑气.....	(324)
第二十章	黑白双煞.....	(343)
第二十一章	高峰赌斗.....	(363)
第二十二章	赤阳神掌.....	(381)
第二十三章	野店遇险.....	(401)
第二十四章	喋血九老洞.....	(419)
第二十五章	扬威天皇台.....	(440)
第二十六章	独下峨眉.....	(461)
第二十七章	七星剑.....	(479)
第二十八章	太白山中.....	(495)
第二十九章	坠谷.....	(514)
第三十章	大内演武.....	(534)
第三十一章	仇人邂逅.....	(555)
第三十二章	大闹行宫.....	(574)
第三十三章	脱困.....	(595)
第三十四章	素手却敌.....	(613)
第三十五章	联袂赴京华.....	(631)
第三十六章	龙争虎斗.....	(652)
第三十七章	过关斩将.....	(672)
第三十八章	石壁印掌客惊心.....	(694)
第三十九章	名联贾奇祸.....	(711)
第四十章	联手歼仇.....	(730)

第一章 小镇来怪客

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水碧山青，莺啼燕啭，满目芳菲，正是游人赏花时节。

成都府往北不足百里处有座县城，古称天彭，唐宋时更名彭州，后改彭县，牡丹天下第二，冠绝蜀中，素有“小洛阳”之称。

南宋诗人陆游曾有诗道：“曾记天彭送牡丹，祥云径尺照金盘，岂知身老农桑野，一朵妖红梦里看。”诗中的“祥云”即指牡丹里一种名贵佳品，其花千叶，色泽浅红，大可径尺，娇艳多姿，状如云朵，故以为名。

彭县正西十二里有个小小集镇，叫做丽春场，因牡丹特盛，俗呼为“花街”。

镇子不大，只有数百户人家，但地肥水足，物产颇丰，加之民风淳厚，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山僻乡场，更兼彭县有两条官道交叉穿行，四通八达，因此商贾云集，甚为热闹。

丽春场尽头处有一座独家小院，竹篱为墙，茅屋数间，显得有些陈旧简陋，然而院内广置花木竹石，却是雅洁清幽，偏

是牡丹最好，魏紫姚黄，各种佳品约有三五十株，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名花艳丽，却很少有人看到。园门终年紧闭，小院主人极少与人往来。

人们纷纷猜测，有的以为这家主人定是一位退隐林泉的博学通儒，不喜俗人烦扰，有的说道这人不过是个附庸风雅的富商大贾，故示清高，其实大谬不然！

小院主人姓孙，双名天福，直隶深州人，年近古稀，生得慈眉善目，一张紫红脸膛，衬着三绺银须，真个是丰神俊朗，童颜鹤发，飘然有出尘之慨。

休看他瘦小枯干，平时走起路来颤颤巍巍，仿佛刮阵风来都会将他吹倒似的，殊不知此人身怀绝技，乃是武当松溪一派嫡传弟子，内家功夫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等闲三二十个壮汉也决不是他的对手。单是他那根从不离手的旱烟袋便是一件纯钢铸就的外门兵器，长可三尺有奇，既能当判官笔使，又能当小花枪用，其间还杂入刀剑、短棍的路子，有点、戳、劈、打、刺、撩、扫、挂等诸般妙用，除防身制敌外，尚可点打对方周身穴道。

孙天福自同治年间来此开设“天彭武馆”，至今近二十年，谁都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来，以前作何生理。有人说他曾做过镖师，也有人说他当过“长毛”，但众口纷纭，却无一人敢肯定自己说的不错，也没有谁去追究，既然他本领好得出奇，各家也就把自己的子弟送来跟他学拳习武。

孙老拳师徒弟虽多，但真正入室的只有七、八个弟子。他自己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名唤玉凤，初来时尚在襁褓之中，如今也已长大成人，在武馆里种花养鸡，帮师兄弟们洗衣做

饭、擦抹刀枪，很得大家钟爱。孙天福见众门人里只有大弟子岳人骏忠厚老成，武功也颇见火候，远胜侪辈，便将女儿许了给他，二月间才办过喜事。

清明节后的一天午后，丽春场天香酒楼来了三位酒客，一色的劲装打扮，言谈举止与众不同，一望即知不是赏花游春的高人雅士。

为首那人五十来岁，穿一件天青色暗花剑袖，浓眉暴眼，黄面虬髯，身躯伟岸，二目炯炯有神。其余两人均是三十出头年纪，一个穿白，身材清瘦，五官端正，颧骨略高，笑口常开，一双眼睛滴溜溜东瞧西看，隐隐透出一股邪气；另一人着黑，身量肥壮，面目粗豪，蓄着两撇鼠须，又粗又大的辫子在颈际绕了三圈，远远望去犹如盘着一条青蛇。

三人方才落坐，那着黑的粗豪壮汉便不耐烦，连连拍桌叫道：“喂，有活的没有？快拿酒饭来，老子们赶了一百多里路，饿坏了！”说罢又举起癫痫般的大脚，使劲在楼板上跺了跺。

那穿白的瘦汉折扇轻摇，笑着打趣道：“大哥，你瞧老三这副穷凶极恶的饿相，就好象刚打死囚牢里放出来的一般！”

被叫作“大哥”的虬髯汉子闻言哈哈大笑，对穿白的瘦汉道：“老二，别理他，等他撑饱了肚子，咱们再好酒好菜地慢慢受用，然后赶到丹景山看牡丹。今夜月色一定不错，月下观花，别是一番情趣。”声音清朗，中气充沛。

黑衣胖汉气得哇哇怪叫道：“不干，不干！你两个龟儿子想冤我，休想！老子不干！”说完一掌拍下，登时把一张黑漆八仙桌面打塌一角，吓得店小二不敢过来。

幸亏老板见多识广，连忙上楼来对着三人作揖打拱，满

脸陪笑道：“三位客官暂请息怒，小店疏忽，怠慢了客人，万望海涵！”说完又垂手请了一个安。

虬髯汉子白了黑衣胖汉一眼，从身边摸出一锭银子，笑道：“掌柜的，我这兄弟生性粗鲁，今日又饿得狠了一些，难怪他发脾气。这锭银子你先收下，将好酒好菜只管搬上来，吃完再算，打坏的桌面也由兄弟一并奉赔。”老板忙道：“不敢，不敢。”

黑衣胖汉叫道：“谁耐烦这么些穷讲究？掌柜的，你先把那板鹅、卤兔宰两只来下酒！”

老板连连答应，自去吩咐厨下整治，少时端上桌来，果然鲜美香酥，颇具特色，三人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光景，老板忽听虬髯汉子在叫，忙应着爬上楼来，笑问道：“三位客官还要用什么，只管吩咐。”

虬髯汉子道：“暂不用什么。我且问你：天彭武馆的孙老师有多大年纪？家里都有些什么人？”老板笑道：“客官是要打听孙老师，那算是找对人啦，他刚来时就住在小人姐夫开的隆兴店内。若论年纪嘛，孙老师已快七十的人了，可看人却只有六十出头的模样，家里只有女儿女婿，另外还有七八个徒弟……”说到这里，忽地向楼窗外一指道：“兀那小孩子便是天彭武馆的，要不要……”虬髯汉子道：“好，去带他上来，不要惊吓着他。”

不一会，老板同着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小童走上楼来。只见他剑眉星目，一身葱绿色劲装短打，快靴板带，虽是粉雕玉琢一个娃娃，但英风照人，仪表不俗。

到了三人桌前，老板笑道：“这位小哥是孙老师门下最小的高足，三位客官有什么话，请当面跟他讲吧。”要知这老板

年轻时曾走过云贵两广，江湖阅历颇深，为人又十分机警，见这三名怪客私下打探孙天福，却又不去登门拜晤，多半是武林中人前来寻仇生事，自己若搅在浑水里面恐怕祸患非小，所以左推又诿便想置身事外。

他的这番心思怎能瞒得过三位江湖豪客的眼睛？虬髯汉子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咱们弟兄自有话跟他讲，你忙你的去吧。”老板巴不得这一句话，如逢大赦般飞奔下楼去了。

那白衣瘦汉阴声怪气地笑道：“怎么，你是孙天福的关门弟子？过来让我瞧瞧。”说着探出身子，右手铁骨折扇往小童肩头拍去，左手伸出三根指头用小擒拿手去扣他的腕脉。

说也不信，那小童身躯一矮，左肩微侧，右掌抬起一翻一旋，竟从容让过折扇敲击，同时将擒拿手也随之化解，身法、手法正是武当派家数！

白衣瘦汉颇感意外，轻“咦”了一声，笑：“果然有点意思！”折扇并不收回，顺势指向小童左肋的“期门穴”，左手变掌为推，伸出右脚一勾，想把那小童跌个跟斗，取笑一场。

岂知对方虽然人小，反应却是灵敏异常，见瘦汉手脚并用，一招三式，情知不能化解，双脚就地一顿，腾空而起，一个“云里翻”倒纵出去六尺有余，双手叉腰站在那里，气得一张小脸通红。

白衣瘦汉见自己连出两招，居然连一个小孩子也制不住，不觉恼羞成怒，目露杀机，“刷”的一声展开铁扇就要上前痛施杀手，虬髯汉子连忙递了个眼色，伸手拦道：“别误了正事！”白衣瘦汉虽然恼怒已极，但似乎不敢顶撞这位“大哥”，也只好喏喏而退。

虬髯汉子转头对那小童笑道：“小兄弟，你别多心，他这

是跟你闹着玩的。我瞧你年纪虽小，功夫可好得很呀！”

那小童本来气得满面通红，呼呼直喘粗气，但毕竟是个孩子，且又生性好胜，听了这两句奉承话立刻缓和下来，把嘴一瘪道：“我不过才入门不到两年，打败我这个后生小辈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胆量就去跟我师父比划比划！”气鼓鼓地盯着白衣瘦汉，虽是拿腔做调地模仿大人说话，却仍是奶声嫩气，清脆童音。

虬髯汉子把手一拱，笑问道：“小兄弟贵姓呀？”小童也抱拳为礼道：“在下王人杰，你有什么话说？”虬髯汉子道：“好响亮的万儿！王兄弟，不瞒你说，咱们三人是令师孙老英雄的朋友，怎敢同他老人家交手？请你回去面告尊师，就说有他旧日的故人，约他今晚子时在丹景山东岳庙赏牡丹。”

王人杰眨了眨眼睛，问道：“阁下尊姓大名？”虬髯汉子道：“你只须把我的长相告诉令师，他自然知道我是谁。”王人杰道：“好，我这就去！”说完转身下楼去了。

也是他小孩心性，一时好奇，极想知道这三个怪客究竟是谁，说不定是武林中大有名气的人也未可知，全不想这三人既是旧日朋友何以过门不入，却巴巴地约师父半夜三更上丹景山去干什么？

三人见王人杰去了，匆匆吃完饭起身下楼，上马往西驰去。老板犹自叫道：“客官，还要找你的钱！”见那虬髯汉子摆了摆手，差点打心里笑出声来，这锭银子少说也有七八两重，再照样吃一桌也用不了，只愿菩萨保佑，像这样的财神爷最好是多来几位。

夜阑人静，万籁无声，小镇沉寂，更鼓不闻，万物都沉

睡在这黎明前的黑夜之中。

然而，在天彭武馆的大厅上却燃着十来支牛油巨烛，被夜风吹得闪闪烁烁，摇曳不停。

大厅正中，坐着掌门大弟子岳人骏和他的妻子孙玉凤，下面依次排列着萧人英、谢人武、马人刚、马人强、罗人忠、罗人烈等一干弟子，或站或坐，个个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孙玉凤望着烛火出了会神，扭头向马人刚道：“马师哥，你说是亲眼看见小师弟叫爹出去的？”马人刚道：“快吃晚饭时，小师弟买烟叶回来，一直进了师父平日练功的静室，不一会就见师父走来，绷着脸，样子非常生气，话也没说就出了大门，接着小师弟也跟了出去。”

岳人骏插口道：“你怎么也不问问他老人家上哪去？”

马人刚吐了吐舌头，道：“当时我正在练功，偏巧昨晚吃坏了肚子，拉得我手脚酸软，马步不稳，深怕师父见责，如何还敢去自触霉头！”要知孙天福平素传授武功对弟子极严，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否则王人杰入门不到两年，身手怎么恁地了得？

几位师兄弟听了，更如被装在闷葫芦里，七嘴八舌地东猜西测，不得要领。

天刚放亮，一个矮小的身影推开大门，踉踉跄跄地奔进来，众人看时，正是王人杰。只见他形容憔悴，衣裤破烂，显系被山石树枝划破，有几处还在往外浸出鲜血。

岳人骏大吃一惊，高声问道：“小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在哪里？”

王人杰大口喘着粗气道：“不，不好了！大……大师兄，

师，师父，他……老人家，给，给人杀啦！”说毕放声大哭。

听了此话，厅上众人越发吃惊，孙玉凤已是痛叫一声跌倒在地，岳人骏慌忙把她扶起，掐人中，揉太阳，忙个不停。

萧人英急问道：“小师弟，你说的当真？”王人杰点了点头。

罗人烈拍桌骂道：“他妈的！当今之世有谁能杀得了咱们师父？小师弟你说，那龟儿子凶手是哪个？”王人杰断断续续地道：“好像……天香酒楼上的三个怪，怪客！”刚一说完便当场晕厥过去。

罗人烈本是个莽汉，去兵器架上提起一杆花枪，叫道：“走哇，给师父报仇去！”谢人武、马人强等也都心切师仇，当下各抄兵刃，闹闹嚷嚷地冲出门去。

岳人骏、萧人英忙着救人，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去喝止他们？

一千人手执刀枪剑棍，风风火火直赶到天香酒楼，只听里面传来一阵凄厉悲惨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细一打听，方知昨夜四更前后，不知从何处来了三名蒙面强盗，到后院将老板杀了，抢去五百多两银子。

谢人武、罗人烈等听了也觉蹊跷，面面相觑，谁也不好意思再闹，只得讪讪地退了回来。这时孙玉凤、王人杰已然醒转，大家七嘴八舌地详加盘问，王人杰也不知回答谁好，东一搭西一搭地把昨晚看到的情形讲述出来。

原来，他从天香酒楼回到武馆后，直接走进了师父练功的静室，孙天福刚好呼气收功，让他把烟叶放到桌上，随口问道：“人杰，有什么事吗？”

王人杰道：“天香酒楼来了三个人，自称是你老人家的朋友